

戚少保年譜耆編

戚少保年譜者編卷之三

閻嗣祚國彙纂

緄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家嚴三十五歲

春三月班師還浙

浙江直指崔公棟疏薦謀算熟于奇正甲兵富于
等夷常存許國之忠而艱險不避每懷異革之志
而摧陷先登號令肅明收功海上間關歷涉捷報

江西可備登壇之任尤宜浙直之選

夏四月島夷寇温州連捷于水漲溫嶺等處浙烽盡
息

家嚴自江右凱旋未幾以春汎巡兵于台是月四
日丁巳太平盤馬塗守者報月朏日晡勅倭三艘
焚舟登岸列隊南侵由藤嶺徑走樂清怯吾兵在
台也時家嚴距賊登處百五十里所部官兵未發
信地乃私計之曰賊注意南下必從溫嶺江下出
水漲而犯溫如徒尾之勢必不及遂令把總陳大
成爲沖鋒正兵伏彰義樓陳子鑾匿大荆之旁山

爲奇兵俱由大荆出水漲埋伏伺過半擊之復以短箋書方畧密授各部將違者卽勝亦以軍法從事午聞報晚卽冒雨發兵二鼓抵黃巖未五鼓先至水漲以俟次日戊午當晝馳新河督陳濠吳惟忠等部兵從温嶺急躡驅入伏中六日巳未辰時賊果走水漲過半伏兵突起賊分三枝以掩我我兵勇銳賊莫能當子鑾從旁山出橫擊之斬首六十有五此戰地逼江下時方大雨蒲岐一水爲六溪所聚汎濫不可犯擒斬不及者悉投水中漂溺入海奪獲甲仗三百四十有奇收兵冒雨返太平

不納翌日縣官愧而犒師於新河有卒旁立許語不休乃罰而歸諸籍先是家嚴駐台時指授方畧及兵動賊殲一一不爽十一日甲子松門關領兵指揮胡震於邳山下洋犁沉船一艘斬首一十二級海門關領兵指揮潘鯨於臨山上洋犁沉倭舟一艘斬首一級二十五日戊寅隘頑流倭五艘約五百餘徒泊水湯澳登岸屯石橋意欲走温州乃督兵由太平進發至新河又報賊焚舟將流田澳遂以原布海上官兵趨江下伏截其去徑自將兵二枝爲後應復會兵巡道趙公大河以台兵屯郭

澳四面皆兵賊爲奔中獸矣仍分布吳惟忠爲正
兵胡大受爲策應陳大成爲左翼奇兵令其圍山
旋擊陳子鑾爲伏兵胡守仁陳濠等佐之把總王
如龍童子明二部兵直趨温嶺以爲援兵自領中
軍據扼正路令哨官趙記等分投伏哨期二十六
日巳卯日中俱會烏根大嶺江下及師方集賊果
冒雨前來結隊下嶺方半至峻坂正與中軍相遇
乃揚旗出師一鼓而合奇正竝起時吳惟忠由海
塗沖出胡守仁由海塘沖出陳大成自山左脇沖
賊之腹前陳子鑾由山尖突賊之右臂時值大雨

賊見腹臂受敵勢不能支王如龍童子明復退歸
路賊望風奔潰更無一敢持戈拒我者計斬首六
十餘級奪獲器仗二百餘數餘賊四散逃匿而壁
嶺巉削不能急遁又爲我兵所迫因而沉溺海濤
是夜復大雨乃收兵二十七日諸亡命復屯石橋
乃命江下兵二枝復信地將所約兵巡趙公郭澳
兵會擊之而大雨竟日不止二十八日辛巳賊仍
出水桶澳掠舟開洋遂促下陳二部兵由江下趨
石橋徑搗水桶澳自統吳惟忠孫廷賢等部由隘
頭蘆株嶺進陳大成胡守仁等兵由石橋黃渡及

田澳進時雨急溪漲兵皆浮澳以濟連十餘渡水
皆沒頸其氣轉盈直逼賊入海塗賊知無生路拌
死對敵我兵奮擊又斬首二十三級奪獲衣仗一
百一十餘件餘孽急拖小艚船入海風濤洶湧舟
小不得行比已飄覆數艘忽迅風飄大舟十餘艘
徑泊山下賊遂據登揚帆而去於是急令松門指
揮胡震伏截海中於二十九日壬午追擊於大麓
下洋舉銃擊沉三艘復進至坎門礁又破二艘斬
首七級生擒四俘大半悉爲漂溺餘黨乘風遁歸
是役也水陸七戰七捷通計擒斬一百七十有奇

奔獲器仗六百餘數溺死大半其開遁殘賊不滿
數十若非淫雨連綿則么麼小醜保無子遺矣兵
備唐公覆查畧云本叅稔知賊情深明地利因其
從入之途遂知向往之處發兵期會其地旣戰而
咫尺不移料敵豫定其時相遇則毫髮無爽且觸
風雨蹈泥濘與士同苦而忘身盡瘁真有古名將
之風焉逾月浙江直指袁公淳疏薦韜畧素熟文
藝兼通其馭卒也則紀律嚴明隊伍整齊足稱丈
人長子之師其臨陣也則誓不妄殺約不爭功克
成戰勝攻取之計擒獲之成捷旣多見於赤城剿

滅之餘勲復丕著於撫廣武弁視以爲絕技沿海倚之爲長城

附兵巡道趙公書云昨翁臺會兵集於溫嶺下報來果收功於溫嶺不爽毫髮其事甚竒公何定見如此可謂筭無遺策矣然此數捷雖蒙總督疏題時分宜當國竟以前嫌不行覆勘終未蒙寵賚云秋七月兩浙會立生祠勒石頌功

時東南憑藉威武銜感再造諸薦紳人士揚諸詩歌不下千百乃復創立生祠肖像祀德刻詩廡壁勒碑紀勲以永其傳焉

詔部兵援閩

比年島夷犯閩閩殘甚矣自乙卯至戊午首陷福清已未陷福安福甯辛酉陷甯德壬戌陷永甯等城賊遂壘屯二巢一據甯德橫嶼結巢海中一據福清峰頭連營數澳張灣奸民反爲賊間兼之山寇陸梁叛兵乘亂北自福甯南及漳泉沿海千里盡爲賊窟官軍歷年坐守竟莫敢進閩殆岌岌矣中丞游公震得上疏曰閩自福清陷後甯德永甯福安諸邑同難者無甯歲豈盡執役諸臣無一忠謀哉坐兵食之不足也往倭據七團八團三四載

以浙之富彊尚借鑑於閩況閩壤褊小合八郡財賦不足當浙一郡乎固不敢求多於浙敢乞償閩舊賦且令能將提勅兵來援庶剿賊有期不然雖有司馬穰苴莫能圖也疏上下言官議議者曰日本毒閩且十年劫眾聚徒且十餘萬閩財力竭矣詎能求旦夕之効也浙督府胡宗憲所部多精兵當亟發不然閩且不保乃以家嚴爲上將將正兵六千人往而督府中軍都司戴沖霄亦率部兵千六百人佐之以副使印東王公春澤爲護軍家嚴謂曰吾聞賊堅壁福清與諸將相持不下他夷部

復入橫嶼據絕島中。甯德日告急不暇問第亟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而趨福清。直振槁耳。乃先傳檄揭示閩境。安戢疑貳。杜防奸宄。推誠置腹。一洗耳目而更新之。二十一日癸卯日暮自温州開帆。二十五日丁未抵平陽。肩輿并行李可緩者俱留于縣。二十六日戊申自平陽從間道入閩。比時途中惟與葉布衣論正靜講良知。未嘗言兵兵之行止。悉中規矩。葉子奇之曰。得無有雜念乎。家嚴曰。念不可起。葉又曰。靜時如何。曰。君認默坐時爲靜乎。若以是爲靜。則遇感應時靜着何處。予終日紛紛。

不敢起憎厭與勞倦只見得動靜無二境譬之臨陣時止知勦賊爲務又何暇易慮使雜念一動便卽張皇予所以無懼而輒效者以此也二十八日庚戌自水頭會監軍王公定方畧兵行至大元舖沿石徑而坐蓐食治其哨隊長若而人以傳炊誤令也延約十里至公館則闔境矣及至水北舖於舖內見有病軍詢之則曰中軍戴營兵也因病哨長摘腰牌以去冀冒工食遂棄于途主家逐於舖舍共有二人一浦江人名季詔一義烏人名許傳其存貲則一尚一錢一僅五分家嚴惋惜不已乃

各給銀一兩命一隸給票亦賞銀一錢使盡心扶
拽時有一居民願共持者亦勵以賞囑送水頭官
帶耆民許廷器家轉付平陽縣官視之

附錄

自壬子來典兵者失制遂有賊梳兵篋之謠家嚴
將至人心猶懷震慄及睹移檄仁義之言而疑信
者半曰故事耳比入境號令金石秋毫無犯民乃
以手加額曰今日始見仁者之師矣所至簞食壺
漿爭相餽餉一日家嚴夢神人授金帶二巨篋內
玉帶二圍一掛於擔頭一雜於篋中家嚴曰途長

隸也不力俾各負之後惟家嚴與張元勳腰玉餘部伍中金帶者四十餘人

八月督兵定張灣大破橫嶼雷德福安等處悉平

是月癸丑朔師至福甯本省監軍副使汪公道昆航海迎於境上詰旦入州會監軍集多官議方畧二道三僚久不能決無敢秉筆者家嚴乃慨然援筆創草倚馬立就二道不易一詞于是書票印付諸營比日之議在城文武皆有他慮惟印東與家嚴揣知其意乃議以當鋒者懸賞不許爭功悞事割級責之後伍按兵數均分而大議始定初四日

丙辰曉發二道送之于場家嚴乃布袍革履武冠
束挺懸刃罰其違令者而後行約三十里至鹽田
渡合二裨將野屯大兵擇地爲營炊竟乃留二營
於後大兵先渡又行二十五里抵麂灣灣無居人
兵皆分投林中此地潮生與賊共險乃廣增伏路
漸加戒嚴是夜夢行至山東章邱縣殺倭十餘級
陳司總跣進曰人多倭少是以將首級爭割碎裂
時忽一大豹立家嚴之背侍人莫敢撻之者偶關
大帝來循循誘落遂寤乃思章邱者毋乃張濟乎
負豹者毋乃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謂乎如此當

受降從賊而功則眾分矣後果應如響初五日至
金垂渡山高草盛下臨海潮不可壁乃分屯六山
之巔關野爲營露宿待旦先是雷德一路上下三
百餘里三年渺絕人踪縣治久爲倭廢浙兵至乃
除草芟木攀懸捫絕而進於是披荆棘冒毒露雨
宿野屯浮涉鹽田黃崎計四渡焉初六日戊午辰
至東牆鋪柵營裏山俟潮退初七日巳未令把總
張諫等兵止壁東牆以虞掩襲其日次東山鋪又
令戴都閩止壁於此以備策應家嚴自督大兵入
雷德廢址先下脇從肆眚之令撫收張灣黃坑南

埋之黨時張灣民居數千從倭導之流劫故首釋其罪而散之會賊遣奸民李十板張十一僞降意在偵邏虛實家嚴卽許其贖罪給以降約一紙聚各官弁焚香誓天曰是類初則爲倭所脅後隨導倭爲賊罪本不赦而原爲我之赤子迫於無救以至於此今愿滅已壽以全眾命決不妄肆誅戮二賊見其推誠愷切遂信悅輸心効命明日分路前進戴都閩督所部兵用降賊李十板爲鄉導由山東舖進家嚴督王如龍吳惟忠等部兵用降賊張十一爲鄉導由蘭田渡進又調張諫等兵一枝屯

金垂渡土兵叅將張岳部兵一枝屯石壁嶺爲左
右翼以防逸遁又令水兵都司張漢部舟師一綜
直泊橫嶼外洋以俟夾攻該縣十里到張灣山僻
渡深草塞更甚乃乘夜發兵開刻旣至張灣不殺
一人不燬一屋而從賊奸民皆蒲伏叩首請罪家
嚴曰爾旣去盜賊而復黔黎吾則與來歸之誠
開自新之路終不以一眚掩其良心也眾皆感激
願自効力乃縱之使入山相諭瓦解者千有餘人
遂將兵盡列張灣屯住半夜祀孤魂以勸士氣三
軍爲之心動氣倍激烈時倭巢橫嶼四面臨海去

岸十里潮來成海潮退爲泥又阻深港五渠陸兵
苦跋涉且犯半路之戒舟師閣淺沙不能逼巢寇
每駕小舸乘潮出入肆掠因而中建巨屋外創重
城自謂陸兵決不能過港況涉泥五里氣已自竭
必爲我戮卽及半渡水且至必退雖至山下自上
而俯刃之將柰我何次日五鼓募食乃乘潮伏過
蘭田渡又五里有歧路卽留王如龍等兵二枝據
港尾軍海岸以遏漏網乃督陳大成吳惟忠陳子
鑾童子明等兵禦張灣而行集諸頭目諭以利害
白此往橫嶼渡彼岸潮當復長必盡滅賊而卽屯

彼山候汝不然則退無所歸矣若無此膽力則不
必往吾不忍棄若而人也眾奮激進曰不遠千里
所爲何事乃對壘而示怯乎家嚴又曰只恐力不
如心耳眾益勵乃曰果如此我當鼓之於是陣列
鴛鴦負草填泥匍匐而橫進揭於淖者幾踰尺乃
令百步一憩止齊復鼓數息而至彼岸時賊沿山
南之麓列陣以待巢中據木城而守者甚眾乃令
吳惟忠攻其巢陳子鑾童子明沖其南列之陣陳
大成沿山脚登其背自後圍之我兵明知背水皆
奮力血戰賊亦拚死拒抵王如龍在岸遙觀技癢

乃縱兵往併力夾攻賊大靡我兵力投重城巢次
悉燬時已未分及倭賊俘馘殆盡收兵還岸正申
初刻是月有八日也夫橫之潮追近大海落則不
盡長則易盈且速是日其落也涸其來也緩勝兵
回岸而水始驟長良可異矣除巢內焚燬并奔海
投溺者六百有餘舟師撈斬不計當陣生擒二十
九夷斬首三百四十八級奪獲器仗百八十有三
件釋俘係男婦八百餘人比時首功者吳惟忠等
陣亡者哨官陳文彪等十有三人簽黎所傷甚多
於是恢復諸縣治道路通行閩北雷謐家嚴初自

福甯發兵辭二道曰兵過金垂渡一喜也至甯德無虞二喜也第三喜則事畢矣於初八日進兵初九日可報太平戴公尤之曰公何大言如是耶至初八日庚申果獲全捷而捷書於初九日辛酉辰時達福甯州是日仍收屯甯德初十日壬戌召民親屬散其俘擄先驗傷兵輕重次驗首級十一日癸亥息兵十二日甲子親入兵厰展看傷兵皆啟手足視之及報功請如約戴遂背盟更挾軍門之威頗有言家嚴喟然曰予所以得士者惟信耳萬人之信可以小利移哉甯負戴君無負大信也乃

集眾部卒如初約以七十二級付金垂渡張翼之
兵而戴止合三十有九級既加數昇之不快不得
已以百二十級與之兩道欲執約不從亦因制府
故姑裁二十級以示意戴公由是深怨家嚴借檄
以歸家嚴追送二十里遇護軍王公拉之復還始
戴公志淑家嚴奉言動如著範讀新書忘寢食比
爲制府中軍甚有寵有誹家嚴於制府者公從中
解釋居多家嚴深德之相與甚歡今以公議誦私
情戴遂不免遷怒時兵士野屯斷醴味者八日汪
公還省信賞不至眾多憂色十五日丁卯王公來

縣尹不能備炊乃留幕府賞中秋集吏士數百於
庭口授凱歌一唱萬和更節以鼓音響震林木三
軍乃盡歡歌曰萬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與義
兮氣沖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
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
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又有
平甯德志喜詩云孤城喜復愁還劇草合通衢雜
蘚痕廢屋梁空無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步兵涉
海懸夷馘飛旆降俘散蟻屯且喜丈人在帷幄願
從驥尾報君恩明日戊辰自甯德發又明日己巳

至羅源庚午至連江補戰兵傷亡者以中軍兵代其缺俾各營行伍無缺器械損折者皆闕而更補之時汪公自省回乃定賞格先是中丞游公謂橫嶼倭正八九十人耳不須大眾既交鋒乃千有餘賊又福清倭寇山賊將及萬餘而仍誑謂殘倭比時江西之賞久滯不行更兼閩地山溪險惡兵氣咸阻僉欲遵制府原示回防本汎然王公閩人也以桑梓故急於南下家嚴又以汪公舊契不忍舍況汪公義烏舊父母也兵士猶戀戀有甘棠之愛乃相協獎勵多方眾士卒方一心復抵福清汪公

上書請於浙制府曰將軍威者在浙則浙重在閩則閩重將軍固名世者顧福清之壘日益滋多寇方騰腹其間饑則麋至飽則鳥舉皆若無人終莫能制亟轉將軍之轍振牛田之危則太陽下照陰霾自爲之消耳振槁云乎哉尋胡公亦郵書至閩曰公捍浙之藩固公之在浙者足賴今東方撩閩非公不足以當之則向以功燹之屬悉籍而伍旅之者固嘗衽金革服干戈以蓄養其銳將有所投也乃今大瓠未解公獨善刀而藏之可乎曷若竭澤而漁赭山而田令鱗介羽毛皆以網罟盡焉而

後封京觀以表勲烈不更標奇而大愉快耶比汪
書投浙胡檄至閩須計日而待也而游公催進甚
急家嚴曰吁坐者之逸安知行者之苦耶祇謂橫
嶼大捷勝兵何往不利而不知兵者氣也不惟却
陣挫氣不可用而戰後泄氣亦不可用必再盈而
用之故其用不窮而氣常勝是役也兵之戰者半
未用者亦半乃集眾將已戰者氣少泄從而鼓盈
之未戰者氣恐怠更抑而激之至二十九日辛巳
大兵齊集福清福清之賊自壬戌奸民洪迪珍等
餌釣島夷襲破永甯甯玄鍾等城屯據福清之烽頭

結管海口東澳大澳數處間我兵至於二十六日
山倭二寇約數萬悉移壁牛田意欲便於迎敵所
屯之巢有杞店上薛牛田西林木嶺葛塘新塘間
讀等處形如奕布勢若長蛇絡繹三十餘里且歧
路紛紜隨處得以抄襲以故合巢於此以爲蟄窟
時中丞公慮賊走石塘以塘去城東三里恐其入
長樂山也家嚴卽率兵一千出石塘示虛聲乃單
騎登大烏嶺瞭賊巢于是盡得其槩而分兵有定
畧矣

九月連破牛田等倭巢又追及林墩盡殲之登平遠

臺勒功鐫銘而還

是月壬午朔護軍王公汪公分守翁公暨主客將
領俱集於王公之署家嚴進曰諸營多不睦非歃
血不可乃率眾歃血致辭曰凡不同心勦力恃勢
爭級取財與觀望妬忌者有如此血次令各將領
亦盟誓歃血家嚴又與各營對拜於庭互加勉勵
復集大眾再拜而告之曰將者死綬之職也汝不
力我惟守成調耳決無貸眾皆奮及議分布方畧
諸公互相推讓汪公矚目家嚴曰前文做得甚佳
今不免仍煩公也家嚴乃秉筆立就呈汪公印行

據案卽散給將領分兵三路而進陳大成陳子變
陳濠等三枝以典史黃住等督之吳良知胡良瑤
張元勳等三枝以指揮包鼎臣等督之俱統於戴
公由倉下進勦王如龍胡大受吳惟忠三枝以中
軍胡守仁等督之張謙金科葉大正等三枝以千
戶胡宗周等督之俱統於家嚴由錦屏山下進剿
施明賜童子明等二枝伏哨林木嶺以虞抄襲曹
南金督烏銃出奇當先主兵叅將侯熙黎鵬舉遊
擊倪路劄守田原嶺漁溪上逕斷歸路以遏逋逃
又示各營以冲鋒蕩定爲功不尚首級懸冲鋒賞

銀一萬兩會日脯馳南門三軍各分奇正而麾進
次野屯時海口生民迎於道泣請卽行剿滅家嚴
慮有奸細詔之日我兵遠來須養銳待時而動非
朝暮可計也是夜二鼓銜枚馳杞店七里堽倭斷
路成塹不得渡家嚴預令兵各持薪一束填塹而
渡遇偵倭十餘人悉斬之杞巢之倭不知也乘其
熟寐潛令圍巢朱珏奮勇先登把總王如龍肩托
之升壁金科繼之入巢開門賊方驚起諸兵鼓噪
而入焚戮殆盡乃止壁錦屏會得一被俘人告賊
有悉來之謀因命幕吏陳文治卜之文治進曰信

如俘者之言其在旦之寅乎家嚴乃遣哨官趙記
孫廷賢等四散伏哨仍簡壯士朱珏等三百人皆
善弩矢鉛火者碁布山口案伏以待并付以蒺藜
等件戒之曰但聞塘報回卽下之此卽未必能禦
賊賊而遇此亦費收移之力少延則大兵可齊進
矣至五鼓果有悍賊七百餘人騎隊在前步伍繼
後銜枚疾馳乃墜伏中觸朱珏等兵鼙鼓一鳴飛
鉛爭擊之家嚴聞銃聲卽趨大兵合戰賊遇蒺藜
刺足行稍遲我銃又進一發大兵已雲集山下賊
彈死雖多而猶突至拒我家嚴親然號砲發正兵

把總王如龍迎敵奇兵把總胡大受亦自石塘沖
出於時當先領鋒一賊披金鎧執霜刃白馬紅囊
滿貫碎金揚以餌兵我兵揮金不顧首戮賊渠餘
賊如秋風掃敗葉竟莫能支我兵且戰且前乘勝
直搗牛田大巢賊復列眾迎敵正兵王如龍當先
吳胡張兩翼佐之運斤成風連破牛田上薛聞讀
等巢會倉下之兵亦至復犄角夾攻鼓譟竝進追
至新塘等處賊披靡四散我兵分投追剿比陣中
豎有白旗爲信凡脇從投戈伏旗下者免死任其
散去於是全活者數千人倭賊焚燬無算生擒十

俘斬首六百八十有八級以百四十級分戴公奪
獲器仗三百六十有九釋俘擄男婦九百五十有
四聽其自歸比時冲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其
西林木嶺賊見大巢潰敗望風喪膽與諸殘孽亡
命上徑橋時叅將楊公方披襟露足適於館不意
家嚴之必勝也倏而賊浪澎湃部伍驚逃會我兵
逐北四十里楊公僅以身免其軍裝文檄悉爲賊
資乃竊知我兵向往遂得逃逸時西林遁賊尚有
數千餘眾流奔惠泉等處會日暮收壁錦屏而福
清之境已平次辰先查釋俘擄男婦次省傷亡次

驗功級乃命金鼓導引前列倭器倭首繼以大隊
大鳴金鼓凱旋入城中丞公率兩司郊迎抵武場
列倭器陳功級游公親詣行賞時旗彩蔽空士民
迎賀曰數年盤結之寇一朝盡掃微將軍幾無聞
何啻白骨而重肉之因命丹青求像肖立祠祀家
嚴遜曰上有制府持衡中有護軍調度下之餽濟
有有司當鋒有士卒予承乏其間因人而已請君
勿德予而傷士卒心予世秦之臣卽有微勞尚不
足以答國恩又何功之可言況風塵穢質向非本
來面目且安敢當祀厚賞其丹青而遣之時戴公

挾制府中軍寵力求還家嚴度不可留遂聽其去
乃駐福清候偵比邏得賊情遁至泉州惠安縣南
輞地方野無所掠乏食且山川平易失其險阻從
賊又多福清之黨不願遠出於是眾賊議料客兵
必不能久留乃轉據莆城南二十里林墩爲巢四
面阻河通接海港列柵自守賊將脇從盡散爲偵
邏在巢尚有四千餘眾盡係黠倭十二日癸亥聞
報自福清疾馳七十里宿烽頭江口去賊三十里
而壁是日行上徑橋過漁溪公館家嚴因追計當
日主兵三將共計部伍六千人守一奔路敗賊諫

必無失故以予主兵錦屏倉下一路設知主兵不足恃分兵五百人據其橋全功收矣豈俟再舉哉惜地利未諳乃致毫髮千里也因料賊聞大兵南下恐北突隘海橋復入內地遂分把總張諫葉大正金科曹南金等兵一千六百人以中軍王輔百戶張元勳等佐之留烽頭限十三日到涵頭十四日五鼓暗堵隘海橋聞戰鼓卽前進夾攻乃親督把總吳惟忠胡大受陳大成陳子鑾王如龍童子明等兵於十三日甲子早發矚見火起甚急遂偃息旗鼓潛由囊山寺問道抵莆城時吏士憚勞將

欲寢息城外家嚴計賊偵甚廣入城則彼不疑野
屯則機泄矣會申時齊至武場將整隊入城適分
守翁公迎於場亦以客兵遠援不敢促言師期但
微露其意曰老將軍作何處分家嚴曰殲窮寇與
方張者不同方張者勢眾能分襲須正正之旗以
臨之使其狡不得逞傷弓之鳥遲則揚矣追逐之
勢自殊所謂拙速所謂迅雷正今日之謂也比入
城日已暮凡夫馬所須毫無所干期以翌辰辦用
候兵士歇民家乃從容宴謁故示休息不進之狀
其向往端倪雖左右亦莫之測也夜半傳鈴一過

兵皆單食再過則潛集東市乘月銜枚出陽城青
浦行十五里至西洪時月猶在天乃暗令坐待月
落再行五里乘暗逼巢東方既白賊始覺盡集精
黠列大隊據小橋不意我兵爲嚮導所誤緣嚮導
皆與賊通也特留黃石大道爲賊生路引我兵由
西洪小路以入西洪一帶至巢淤渠四週溪水濼
迴止有小橋品列我兵渡越河津跋涉溝塹魚貫
而至兵無戰地力無所施賊已斷其橋梁疊石縱
橫惟單身可渡時前哨官周能已戰沒首隊三十
四人次隊金福等兵亦喪其半血戰踰時三劫三

進乃勗力涉水而登會張諫等兵聞鼓聲自甯
海橋擊其背賊遂挫退入巢復有餘賊遮陣後後
隊數百人皆卻家嚴據路口曰爾等可逃吾將焉
往必死戰以敗之遂手刃退縮哨長劉武十四人
以徇部曲股慄還而奮激賊莫能支其巢空壁逼
水岸狹巷委曲長刀不能舉兵各短刀巷戰賊蹂
躪落水漂溺者千餘徒又追向黃石十五里直抵
窰堦從賊漫山四散獨遺真倭進入人家窰竈之
場屋皆瓦集無棟梁可焚我兵登屋揭瓦先以草
木然入賊猶撲救次以火藥傾焚藥發倭亂乘勢

殺入盡行殲滅生擒黠賊一十有三俘獲賊婦亦十有三人斬首九百六十級焚溺數千餘徒釋救俘係千戶一員生員五名男婦二千一百一十有四人奪回永甯衛所印五顆比時陣亡哨官周能等六十有九人當搜巢時婦人爭喊巢之床笥有匪賊家嚴因督親兵搜獲之共脇從之妻雙手挽其衣家嚴麾其左腕則右手牽之麾其右腕復以左手牽之不勝難別狀何其愚也如此是日出兵人鮮有覺者及捷至而後知之日午收兵入城金鼓前導次生人次首功次兵士肅隊家嚴戎服繼

其後士夫郊迎十里接於熙甯橋旗彩花幣填衢
家嚴辭曰士卒受傷予何忍受賀將旗幣先送入
行館仍肅隊而行小民挾老攜幼快睹威顏者道
路充塞既入市浙米而炊掃榻以款士卒如大賓
貴客時兩道翁公時器萬公民英率諸士大夫相
勞曰天厭閩久矣將軍至乃始有闕此不世之伐
也家嚴避席曰制府奉明詔僕受閩外命乃今有
尺寸功上者朝廷次者制府次者諸大夫之烈僕
也何有於是登平遠臺修飲至禮諸公曰古人以
功顯務旌其伐銘諸名山將軍功高不伐不可以

無述也汪公乃撰勒功銘鐫石於平遠臺次日卽於大寺驗傷兵分別等第并陣亡請恤者卽同道往林墩祭陣亡兵士家嚴爇香痛哭建醮行香素服不受賀適有士夫以軸交見贈者辭去金鼓盆酒素袍再拜而受之又次日散傷亡賑恤有親屬者面付無者收候間有重傷不能自領者親臨床簣付之時泉惠有山寇三千餘人王公欲乘勝兵而下時三捷大勝氣泄念盈且寒未授衣閭賞不信家嚴已知士心不從比入場聚譁不成節制諭之百方徒面從耳乃將尤者散其二營止留一

營操陣成軍而還次早稱病召總哨官目於寢慰責之曰予今日病矣若等從我數年屢歷戰功皆收全捷俱可自將卽日論功大者腰金小者亦千戶侯今予將告老爾等可自主張或南行或凱歸從其便遂將糧單火牌傳各總曰此長途食力之券持此便於徑發茲後再勿叩吾門矣眾皆跪哭不已家嚴曰必欲予出爾等當思所以誤我者必以太阿還我不然我不能爲若帥矣眾復不起家嚴又曰可出聚眾議之眾含淚而出晚監軍王公帶官目并倡逆告歸隊長逮不遜言之兵至家嚴

欲置之法王公出救之於是官日復加懷畏而驕
氣少戢然南行之令亦不可再下矣次日盡刷病
傷陣亡勞賞未及之人遍出已資補給之會制府
檄至掣兵還途決意北發矣是月兵部具題爲飛
報捷音事該福建都御史游震得題報原破福安
雷德二縣倭賊八月初八日浙江台金嚴叅將戚
某破巢剿盡竊照叅將戚某忠惟許國勇可冠軍
紆籌策而允合於機宜冒矢石而深入於險阻兵
無妄殺動有成功庶幾節制之師倭賊兩破縣城
結巢橫嶼爲患已久今浙兵進剿巢穴盡平縣治

克復奏內效勞人員委當錄敘以勸其功云
冬十月轉牛田再敗新倭遂自閩省班師

是月壬子朔自興化班師次日癸丑宿漁溪民舍
民告家嚴歷年受兵之苦曰賊先穴牛田時都府
命三戎兵截玻璃嶺雙髻山等處而截內居民悉
圈牢於中賊來則盡戮之以飾罪邀功慘更甚於
倭矣至初三日甲寅入福清家嚴感痰嗽乃謝客
養病於署是日遣使取行李于長樂令縣備馬扶
瘠瘵士卒入省病者數百人乃三撥遞送之初五
日丙辰福清東營地方報新到夷舟一艘約三百

餘倭登屯葛塘去縣二十里是時分巡與邑令俱赴省邑倅陳永力請剿之乃夜集官目撫諭申令再三一軍皆奮厥明先發陳大成陳子鑾等二枝出西門據上逕橋設伏漁溪以遏遁次以吳惟忠童子明將正軍金科葉大正爲右奇以王如龍胡大受爲左奇張諫曹南金爲殿後而親督啟行陳公進曰將軍且病賊少亦易了不必親往家嚴曰兵士久戰思歸病傷甚衆視厥初不逮非親往不可行方十里又報續到倭舟一艘約三百人已寇牛田去兵甚邇初途遇逸俘云倭有海兕聯金之

甲銅鍔淬鐵之堅神臂剪矢之利中國之技弗能當也既至牛田對陣其刀鎗甲冑果極精銳鮮明從所未見且勇悍善戰又出異常牛田巷狹而賊結隊其中惟忠督眾殺入賊卽併力沖出勁不可支正兵俱北家嚴陣後大呼曰大敵盡殲微孽乃爾怯耶吾卽馳馬斬其頭目眾慄復進右奇張諫等兵遂自脇兜擊於前左奇王如龍等兵亦由海塗兜襲於後正兵轉身合圍賊乃靡入巷登屋拋瓦據壘自守惟忠逼入賊巢冒石忍痛而不移大兵一擁齊入凡出戰者盡殲于巷中集骸數尺蔽

匿巢中者縱火焚燬殆盡計擒斬共一百五十有奇此時當鋒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傅昂等二十人奪獲兵刃甲仗符呪等物二百九十有七乃執訊羣醜情實具稱酋首海上雙劍潭也久掠悍賊係是舊倭招來覬覦省會約舟二十艘賊徒萬餘人惟雙劍潭與楊松泉二舟親率鷺悍先登以待後艚深入倭骸內搜出舊倭家書將及千封其著名賊首雙劍潭沙官我表孟哥十六之子俱殲於是陣葛塘倭聞牛田礮鼓聲徑奔上運橋伏兵齊起敗其前鋒追及橋中兩窄相抵眾不可施賊

雖蹂躪漂溺甚多我兵方回賊遂斷橋自守止斬首一十二級陣亡哨長石清等兩人卽斬馘不多而賊銳氣盡奪矣是夜收兵入城前隊露立時福民共悅私餉而款歇之兵不敢食亦不敢入皆曰將軍毋令我擾民雖疲餒實所甘心也初七日戊午親督六總大兵由裏路夾剿中途聞報之賊乘潮夜遁窮追絕跡而反仰見白氣如帚勾曲南向家嚴曰此異雲也當有變復收兵入城倏報東營又登賊一千夜又報登賊二千餘矣初八日巳未分巡公來自省士卒以無寒衣爲辭中丞飛檄汪

公給之家嚴曰士卒歸心已動雖與之錦繡亦不能挽今大寇在外正宜節浮以須後舉不如已之便乃議汰其病怯者先發入省以慰其歸心留健兒編伍以圖一戰及下令止得三千人初九日庚申方定初十日辛酉入場闕之士氣復振十一日通報前後登賊共約五千餘賊每到必詢諸俘者曰舊商何在曰已被戚公盡殄滅矣賊怒而腰斷之又數詢如初再問新商何在曰雙劍潭輩亦悉戮剿無遺賊大駭愕吐舌曰戚虎兵亦至此耶隨詢以見在何處與兵之眾寡曰見在福清眾二萬

戚公今病病痊且來賊曰我等不敢犯浙矣何又來萬里外殺我也於是長樂三次登賊亦千餘皆潛由山徑南遁合夥不戮一人不焚一屋十二日癸亥賊屯綿亭以伺動靜家嚴振新隊出崙頭日中遇逸俘數人各持一小旗問之乃賊擄其室家縱歸取贖金者于是將眾縛之獨留一聰俐者使觀兵至中隊未盡而急釋縛者回曰明早進大兵玉石俱焚汝子分應死有一縱歸者哀告曰予陳中丞之姻親以貧無措至此家嚴隨應曰我與陳公契今與汝三金速往贖之遲則無及更益以銀

牌一面令回仍移營而宿遂發兩哨官部烏銃刀
手各百人五鼓逼賊壘以張疑乘亂則擊而縱回
者各夜入賊壁贖子因不足又搜身得銀牌賊疑
欲兵之以實吐賊遂將銀牌遍閱諸巢約來辰遁
去五鼓我疑兵舉銃賊驚將擊之會上逕遁賊復
回恐夾攻失利乃促疑兵避匿而遁賊入綿亭合
夥云追兵在後甚銳乃俱南竄時汪公備福雷正
其所守地也已又報長樂秦子小子牛田後營等
處各有賊舟三四艘不知其數皆登岸由宏路南
馳時因眾寡不敵老壯殊勢查其部伍間有逸去

者遂全師入城汪公操壺漿逆家嚴於西樓坐覘
烽火欲再鼓疲兵而兵士城中輒晝驚知不可強
公憂形於色乃謂家嚴計將安出家嚴曰是役匝
月四捷轉戰千里部中士馬不逾六千傷困與水
土病疫居半蓋筋力竭矣今倭舟紛至數十艘生
賊且盈萬皆未試之鋒也驅疲兵以當新寇無異
驅羣羊以搏猛虎予查定軍情銳氣已奪設得生
兵數千可一鼓而滅機會莫此便者惜兵力不振
當強弩之末亦甚恥其不克終也予入浙七年教
練烏傷庶幾有勇知方爲今之計惟回浙請兵來

春再舉公但堅壁清野以待之公有難色家嚴曰
制府胡公乃公鄉之先達又素重公才況公又烏
傷舊尹甘棠之遺愛未衰公誠功任八閩之艱親
復乞師於胡公公必無難予以茲有眾遞進爲頭
目今各募其親識之健者合二萬人舉八閩山海
之寇數月可平無已則萬人亦足蕩定也當速旋
師以慰歸士之心以繫願來之念某不惜死願從
公而殉國矣汪公是其言三酬而三拜之家嚴於
是出寶劍二分佩之共勵澄清之志家嚴昔於浙
海殲倭督師舟行曉見赤氣冲天因得異鐵冶爲

二劍一以自佩一以贈汪公嗣後三合其劍而追憶故劍寄有寶劍篇焉是月十五日汪公兼程赴省會兩院爲再舉之議次日家嚴乃趨裝班師其父老子弟遮道泣留家嚴撫之曰無恐予不久當復來僉曰寬我也令尹曹公應元復慰之曰公仁人也三吳兩浙旣蒙捍庇獨忍閩之危難耶行將更休貔虎而終惠我閩豈給若哉乃奪路而行是日宿山前夜遇新叅戎畢公會爲家嚴屬吏素重其義頗有死綏之懷而輕利鈍猶故部伍僅二百支用不給家嚴出所攜資百金并解名駿贈之曰

若如大著功名金馬當取之儻徒以褻革爲得意
予不取也歔歔而別次日入閩省至南臺士子逆
於郊鄉大夫逆於郭三司設筵逆於館文詞繡軸
筐篚壺漿紛紜道左皆懇詞攀留曰不敢復以摧
陷煩將軍幸休養以示鎮壓家嚴曰舊寇方平新
寇復至非大創不可而草草聽其自歸閩難曷已
寇勢旣不得輕敵而兵心又不得強留如不聽其
歸儻有他變未可知也卽不然強之而一戰失利
閩事去矣況制府之命止爲圍德役福清之戰皆
約外事也且春防信地將誰誘咎今須汪公同往

懇祈於制府釋春防之責請兵請餉而西乃長策
也是時已先盟南明公相矢任難士大夫皆未之
知雖同寅輩亦疑其懼畏奉身而退耳惟巡海周
洞巖公守延津時見家嚴與南明公往來箋札彼
一人獨識之而已

中丞游公題爲浙兵遠援福建蕩平倭巢收復縣
治捷音疏稱家嚴云荷戈問學法古論兵待士恩
威孚洽真猶臂指之相承行軍紀律嚴明克慰雲
霓之屬望智勇兼資旣足以折衝禦侮忠貞自許
尤足以立懦廉頑豈當今武弁之優實前古英流

之亞

十一月師還浙江倭間陷興化壽甯政和等郡縣
是月辛巳朔發自芋原次婺州汪公亦次建甯聞
胡公以人言被逮汪公馳書示家嚴畧云胡公往
矣恐不得盡如所期顧烏忍坐視八閩赤子之荼
毒乎浙之行義不可止家嚴捧汪公箋灑泣振袂
曰南明公不忍負閩赤子予獨可負知已乎遂自
西興復入武林汪公亦至時新中丞趙公炳然方
滌篆適璽書革兼制於是有閩浙之分汪公與家
嚴以募兵爲請而僉憲趙公爲之曲處乃准招募

烏傷兵萬人比時倭之南遁者初猶潛伏不敢肆
及知家嚴班師私慶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懼乃以
一枝由上路陷福甯政和兩縣山賊乘之跳梁延
建間又以一枝悉精銳六千由中路直薄興化城
困逼三旬時都督劉公屯兵江口橋迎仙寨逗留
不進島夷令土賊僞飾良民求援於劉劉以兵寡
之故直示之需募足乃進賊遂得知虛實及召募
之令出賊以漳泉變夷者雜新募中而劉不察乃
發之守興化因爲內應劉又遣八卒背繡天兵字
入城會議爲賊所得殺之而以從賊二十人粧劉

兵齋移文馳城下求登埤且詭言大兵夜約欲營
宜急刁斗靜俟之守者誤聽而解嚴夜四鼓賊僞
名天兵者殺守埤卒賊眾自西門四鋪布梯登城
乘風縱火廬室盡焚署印同知奚世亮死之翁分
守李別駕畢叅戎皆越城走殺孝廉數十甲第十
有七人瘁士三百五十有六婦女義不辱而罵賊
以死者不勝紀民貲庫藏搜括無遺四野一空八
閩俱震是歲朔夜城門鎖泣流血如注又先張少
卿康壺子夢天上墮一火輪中裂而出石碣云我
是天兵放火殺人毀土紀滅土城重熙歲見太平

數年前鬼神已預泄其機矣又諺云莆城如舟壺山如舵人滿市衢其城必破近因林墩倭難鄉民爭入城避賊雖僻巷無咫尺之隙事皆前定如此十二月詔陞分守台溫福興福甯中路等處副總兵乃條上議處兵馬錢糧疏

是月閩中丞游公題云福興舊倭既平新倭亦破戚某首挫鋒銳非得節制重兵未敢遽言蕩平福甯又與溫處接壤宜設副總兵分守其地乞將戚某加陞副總兵以爲閩浙之保障浙中丞趙公炳然直指李公邦珍俱題稱家嚴謀勇兼優忠誠不

二御兵有紀隨戰獲功乃考其議論錚錚之義膽
桓桓之壯氣而又井井之韜畧固一時之選兩浙
之臂乞留台州策應兩省於是有分守溫處福甯
福興中路等處副總兵之命勅駐福甯州兼統水
寨叅遊以下俱聽節制家嚴因上疏議處兵馬錢
糧其畧云臣所以歷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
服習所致自今以往士愈習知臣意臣亦愈識士
情凡所施行日益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
兵以往則四十一年閩功因總督去任功賞不行
軍信久失兼有分境之命徵調更以不便況前兵

俱係故家大族卽調亦難久留若臣單身赴任則
閩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有成非三年不堪試用
方今大寇在前勢如然眉豈容一日有緩矧禦侮
之策不過足食足兵比年以來其在編民絕無干
擾且動稱激變況欲徵民稅以養兵其在兵伍稍
嚴紀律卽甘犯不馴況欲盡軍法以從事今處閩
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新舊相兼務足二萬先量
處未踐功賞三分之一仍備糧餉器械以十萬數
乃加編齊訓一之功將大寇蕩平庶海寇知懼而
滅其再犯之勢山寇斂跡而杜其作亂之源然後

漸開征斂以儲養兵之蓄未爲晚也俟臣漸練土
著有效然後撤浙境之兵安攘之大計莫踰於此
伏望命下部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閩省空匱
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援
閩率兵六千人自温州入興化將二千里山深瘴
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者已千人今以二
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孤身客地每病
兵留一壯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每十人留一
人守軍裝一人炊爨共約又虛三千人由是計之
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矣及旣交鋒

止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缺一不可也一
倭器精利輕生善鬪中國之兵信非敵手然臣每
向輒勝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
悍今興化島寇將及萬餘且山寇蜂起亦以萬計
臣卽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炊者外僅萬有二千
人況客兵不諳地利倭寇慣能分伏必將抄伏之
路一一安堵俱不使出臣之穀以爲臣襲方可進
戰以一枝爲正卽得二三枝爲奇又閩兵語言與
倭無異多爲賊應而浙兵難與合營此臣所以必
請兵二萬也一臣所以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如

然眉無暇熟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
閒帶子姓生兵一名即可立得一萬新舊相閒月
日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盡募生兵五千非二年
教練無成是浙兵卽閩兵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
之策也一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
無失望如去歲援閩援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
官兵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介之命今尚未蒙勘覆
況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被逮已
解中途而撤遣士心匱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各
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優恤安家

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再量給舊功又約四萬兩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閩倭寇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萬預備之糧須兩年而閩上無庫藏下乏徵輸倉忙空匱之際將士能枵腹以執銳乎此勢之必不能者也一伏觀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藩牧司軍餉憲臣司糾察撫臣兵備專司調度一代之制誠爲盡善但職業既分而協恭者少兵戎以鼓舞爲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於兵食餽餉鼓舞之具不能兼運況臨敵機宜在於須臾而有司乖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

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在也臣連年歷收微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宜而弗遙制其機以故有司信從協心共濟兵民合一之所致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臣既已各司一方面臣以武弁職在身先士卒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況兵出於浙而遠事於閩豈爲長久之便伏望皇上憐將權之日輕機宜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爲謀勅下廷議亦如往年浙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歸一毋使顧此失彼因遠遺近方能掎角成功不致延蔓貽害地方臣等

幸甚

是月閩中丞游震得題爲委重良將以責成效疏
部覆安攘長計兵食爲先所據選募義烏民兵命
戚繼光與同副使汪道昆親詣義烏地方作速選
募限來年春汛監督赴閩星馳策應務要訂謀定
議應變隨機滅此狂寇而後朝食其募軍銀兩卽
移咨游震得與浙江巡撫趙炳然查照原議徑自
給發次年三月覆前疏又云查得請兵二萬并請
素練之兵而兵糧事務議處歸一賞賚舊兵無失
信義均非漫言殊爲有見今經選義烏兵已萬有

餘人其安家器械俱如數處給況福建見有胡守仁等兵二千人而廣西狼兵江西勁兵計亦次到皆可調用本部比已發銀二十萬兩似已足用備行閩廣總督張臬會同巡撫譚綸巡按李邦珍將奏內功級查實即便從重給賞其浙江原認功賞銀兩卽移咨巡撫作速補解